



余 宏 文

清 泓

作 家 出 版 社

清 泓

余宏文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87 字数 7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5}{16}$ 插页 3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册

定价 (3) 0.34元

出版說明

余宏文烈士(1904—1935)是一个英勇坚强的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在四川农村积极地领导过农民革命运动。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他始终坚持着革命斗争，直到最后牺牲。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才华的革命作家。在他的遗著“清泓”中，真实而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并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复杂过程和精神面貌。

“清泓”这部小说，是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为历史背景而展开描写的。那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很快，矛盾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为了帮助一般青年读者了解那个时代，这里让我们作一个概略的回顾。1923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的联盟。继而在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广东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事学校。以后便开始了北伐战争，以期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在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共产党人、革命的国民党人的努力下，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反动军阀的军队迅速崩溃，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了。

1927年，国民党右派、当时的“国民革命軍”总司令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反共。汉口的国民党左派虽然决定了討伐蒋介石，但是它內部的反动傾向迅速地增长起来，终于也叛变了革命。从此，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遍及全国，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这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脱离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但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識分子，也大批退党。但是英勇的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們仍然勇往直前地繼續战斗着。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作者所描写的四川农村的政治形势，因而在小說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一般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思想面貌是相当复杂的。他們接触了并吸收了很多从外国传来的新知識，但是并没有很快地認清馬克思主义是彻底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武器。他們对黑暗的社会生活不滿，有改造现实的革命要求，但是还没有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对于反动統治往往表现为个人的无政府式的反抗。当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地冲激过来，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也就怀着不少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情緒，投入革命的洪流。“清泓”的主人公就是經過个人奋斗的历程，在四处碰壁之后，带着种种个人的期望和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經過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鍛炼，逐漸从个人思想感情的狭小天地里解脫出来，抛开了个人得失和个

人恩怨，在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身上找到了无穷的力量。终于，在革命最艰苦的阶段，他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小说集中地描写了清泓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转变的过程。

现在我们出版这部遗著，不仅仅是为了对烈士的纪念，更由于它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仍然有着教育和鼓舞作用。他们可以从清泓这个艺术形象上汲取某些精神力量。

小说中可能存在一些偏激的不够正确的观点，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作者认识水平所限的关系。

作品付印前，我们曾在文字上和个别的描写上作了一些修改，并增添了一些注释。根据我们的了解，这部小说是带有自传性成分的。为了帮助了解作者的生平，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特将程子健同志的“记余宏文烈士”一文，附录在书后。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1958年12月

清明节过后几天，那天的天气很温和。清泓坐在他寝室里的一张矮几上，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满屋里的空气都很和霭。他正在呼吸着这和霭的空气，凝想这一次S县的党部被捣毁，K镇的反动派又如何嚣张起来；他们准备暴动的报告已经拿上去很久了，怎么还不見上级回复……彬卿忽然掀开门帘子笑盈盈地走进来，傍着他坐下。清泓见她脸红红的，只着两件单衫，便问：

“你去做甚么来，棉衣都脱了？”

“才去洗了几件衣裳来。哎呀，热得很，我把它脱去了。”

“不冷吗？防闭了汗不好！你的夹衣呢？怎么不拿来穿？”

“哎呀，难得去拿。”

“防冷着了！”

“不怕的。你在想甚么？”她仰着头笑盈盈地望着他。

“我想吗？我舍不得离开你。”

“我唯愿K镇不平静，那你就去不成了呀！”彬卿笑着說。

“老实說，要不是K镇这回发生了变动，我们俩还会

不着呢。”

“平时你哪舍得回来？”

“你总是这样说，不知道我的工作有多忙！我只差没有把心剖给你看了。”

“哎呀，我要去煮饭了，你在屋里硬是耽擱人。你看，洗了几件衣裳就晌午了。”但她还是依偎着他不即去。

的确，清泓在家里，彬卿总隔不了好一阵就要来陪他説笑一阵。清泓也是一样的，好一阵没看见彬卿，也少不得要去找她。

本来好佛学的清泓，对于室家观念可说是薄弱极了，尤其是对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深恶痛绝。

他说，他宁肯终身不娶，也不愿娶一个无学识、不相知的美嫦娥。他认为这种女子无论品貌如何好，德性如何好，但是，除了生育子女，就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所以，他对婚姻问题是极端反对家庭包办，尤其是反对他家庭给他説这种无意义的婚姻。

但他现在对于彬卿不独无丝毫的嫌怨，而且如胶似漆，两情融洽得分不开。

他本来早就想摆脱家庭，因为没有人付托才説彬卿的，现在彬卿已经娶过来了，家庭很可以交托给她，而且现在的政治环境又非常恶劣，已经有不能在家久居之势，他却仍是恋恋不舍，不独对于家庭不忍离去，对于彬卿更不忍离开。

二

1924 年的春天，清泓的祖母对他說：

“清泓，你現在已是將近二十歲的人了，也該訂親了。前天王大娘來說：黃定文的么女^①還沒有尋婆家，現在十八歲了。人品還不錯，性情也還好，黃家也還算是大族，這女子的年齡也還与你相當，你喜欢嗎？”

“祖母，不，忙甚麼？還早呢！”

“清泓，你想，哪個到二十歲的男子還不訂親？要是命好的，兒子都有了。那天王大娘不是笑話我說：‘偌大個孫子還不給他娶親，人家象你老偌大年紀早抱曾孫了。’清泓，你想，我今年已近六十歲了，你祖父又死得早，費盡千辛萬苦才把你老子撫養成人，把你娘娶過來，我以為有了媳婦就可以享福了，誰知你娘又不長壽，幾年前就把你們弟兄姊妹丟了，弄得我這年老人又來撫養啊！清泓，你全不替我想，一個人有幾個六十歲？還不早點訂了親娶過來奉養我老人家吓，亏你讀書！長這大！”

原來清泓的祖父死時，他的祖母才二十四歲。他的父親是兩歲半就由大祖父那邊抱來承祧的。他的母親四年前就死了。他有一弟兩妹。當他母親死時，他的弟弟才

① 四川方言，最小的女兒。

一岁，大的妹妹十三岁，小的九岁，清泓也只有十五岁。他的家庭除了他四个，就只有他祖母和他父亲收的一个养女——咏秋。他父亲是一个常常在外奔走的政客，整年整月也不回家。

清泓听了他祖母这一席话，心里很难受。自从他一度受了佛学的洗礼之后，对于亲事是下了决心不说的。他觉得一个人有了女人便不自由，便多了一层累赘，要是没有室家该多么的快乐！但听了他祖母的话又觉得很难推辞，只得说：

“祖母，就诚然要说，也不说这乡间的古董女子。最坏也要说一个读过书、比较开通的女子。我想还是在外面去说好。”

“说来做什么？女学生只晓得读书，搽胭脂抹粉媚男人是她们的能事，除了这些便一窍不行。说来做什么？况且你这家庭也还不是讨女学生的家庭。你想你的家产有多大？究竟宜不宜于娶女学生？你老子不管家务，你也是只晓得你的书，家务中的银钱出入，油盐柴米，哪一件不要我操心？不要我去管？我现在已经累到六十来岁了，噫，也怕休息得了吧？你老子不管，你不管，罢了，你连个媳妇都舍不得让她管下家，卸卸我的担儿吗？你想女学生能不能够替你管家？说来做什么？乡间的女子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家务中的琐屑事情：迎宾待客，清理账目是行的，你这个家务只要能够娶得一个聪明贤淑的女子也就够了，还想什么？以后快别提什么女学生了，一提起

我便要发怒。”清泓的祖母很严厉地回答清泓。

清泓沉悶了好一陣。

——訂亲我已經不願意了，何況是沒有學識的鄉間女子！我要是答應了，人生还有什么意义？那我这一生就累贅不堪了，人生的幸福就算沒有了。兩夫婦是朝夕相处的，要是不能情投意合多么痛苦啊！我还是不答应吧！但拿人子之道來說，祖母已經偌大年紀了，是該休息了，該享福了；我若还是不管，心里实在也有些說不過去。望父亲娶个繼母回来經理家务是靠不住的，这个担兒显系是落在我肩头上了，但我又怎肯来經理家务？我的前途还远大得很呢！还是答应了吧，管她好歹，橫豎娶一个来能替换下我的担兒就算了事。

他尽管在那兒悶想，只听他祖母又叫起他来：

“清泓，你这娃娃真不懂事，还在悶想甚么？你想你祖母已經是六十來往的人了，老年人‘風前燭，瓦上霜’，縱不說望你把孫媳娶过来享享福，假使一朝不幸我死了，你的兄弟妹子哪个照应？家务交給何人管？你在家就算你管，万一你出門去了，又交何人？你的兄弟妹子是你娘給你丟的，怪不得我拖累你哟。娃娃，亏你还聰明，这些也想不到！你把媳婦娶过来，縱不說孝敬我，也看在你的弟妹份上！”

清泓賴不过了，只得答应：

“祖母，說便說，但还得选择一下嘛。”

“黃家的女子行么？”

“訪一下再說吧。”

清泓虽然答应了訂亲，但心里总觉得不舒服。他想这项事情对于他将来的命运反正是有损无益，有了妇人自是一层累，过不了两三年生了兒女更加一层累。現在才两妹一弟已經受累不堪了，还經得起再加两层？以后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但他一想到家庭的情形又觉得放心不下，只埋怨他怎么生在这种家庭！

三

自从清泓答应了訂亲，他祖母非常的欢喜。而做媒的人也不晓得怎么会那么多，今天这个說某家的女子如何好，如何能干；明天那个来也是一样的。她們說起来簡直沒有一个是劣的。清泓的祖母因为考查这些女子的八字也不知花去了多少錢，清泓却只有冷笑。他还没有打定主意，选择也就特别苛刻，所以几个月來說过的女子总有二三十个，竟沒有一个中他意的。

光阴迅速，不觉已是六月間了。清泓拟到C城去讀W.C.U.大学，打算就在这月底动身。他的祖母因为他要走了，对于他的亲事也就慌起来了，怕他出去了便不答应，所以催促他赶紧决定，无论如何要他在未动身以前决择下来。他的两妹和咏秋也是一样地催促他，因为她們对于說新嫂嫂的事情也是非常高兴的。清泓这时却难堪

极了。

他說：人又不是猪牛，全憑一些媒人猫兒籠口袋、口袋籠猫兒那样把两个素不相識的男女活活拉攏来便算了事。禽兽择偶都还要視个羽毛丰美、声音和暢、体格健壮，人的婚姻反无选择的自由，真是禽兽之不若啊！万一經媒妁之言訂得一个性情乖张的——容顏且不說——娶来怎么办？他沒法了，只一声声地埋怨他的家庭。

到最后，他决定了，他以为要脱离这家庭的苦恼，还是只有把家庭摆脱；要摆脱家庭也只有把女人早娶了，把家庭交給她，岂不是就可以孑然一身了？何必一定要去择个什么英雄佳偶？室家的乐趣对于他反正是淡漠的。所以他也就毫不迟疑地在曾經向他提說过的女子中，随意挑了一个訂下了。

他訂了亲，好象解决了一件不了的心事，也自觉比較轻松，虽然这项婚姻并不是他很滿意的。

六月底，他便起身到C城去了。

本来，前二年清泓就在C城某中学毕了业，因为經濟压迫，未能升学。失学之后，他很沮丧，很憤恨这社会的不平等。他曾經抱了厌世思想，想到甚么一个清靜所在去修仙悟道，所以他很好佛学。他認為佛学可以躲避苦恼。他簡直不願意再上进。

但是清靜所在是不容易找的。他听說峨眉山、青城山、武当山、太华山这些仙佛地方，也是有錢才能享清靜福。但他沒有錢，又到哪里去找清靜地方呢？佛經有时

实在也可以解解煩惱，但他的家庭不是很殷实的，当生活上起了恐慌，自己对于經濟的需要不能滿足时，“无明”的煩惱依然要涌起来。

他失学后沒有职业，曾經在他家里整耍了一年多，飽受了他家庭的責难，也可以說是飽受了經濟压迫。

当他家庭經濟起了恐慌时，他的祖母对他便有一番責备：

“清泓，你又不找个职业来做，总是这样閑起来怎么办？人家挑葱卖蒜都各有一行职业，你看哪个是象你这样飘起耍？‘坐地吃山崩’，你究竟有好大个家业？現在盐巴也吃完了，油也沒有好多了，錢还没有找到在哪里，看你怎么办！”

清泓却只有悶着不开腔。

“教你找个学堂来教書呢，你又不听！看你又做甚么？做生意到好呢，你‘一品官，二品客，买卖人大的了不得’，你又不行，抄着手耍呢，不是你这个家产！看你干什么？”他祖母的話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祖母，光是說教書，在这乡間的小学堂，两三百吊錢兒便买死你一年，拿来够下湯嗎，够甚么？”清泓很憤激的，他說过后耳根都紅了。

“哼！只要一年有两三百吊都好呀！”他的祖母脸青青的，如冷水一般，把他瞟了两眼。那眼光好似秋霜一般，使清泓的心都冰冷了。“看这油呀，盐呀，拿甚么去买？”

清泓没有办法，他只愁得一声声地叹气。

——出家去！出家去！这便是他最后的安慰。

清泓是极不愿意教书的，但从他的能力和环境来说，除了教书实无相当的职业，他的家庭又一定要逼迫他去教书。想摆脱他的家庭出去，又没有钱，所以很恼恨他的家庭。他之所以不愿订亲，也大半为的这些原故。但最后他居然被迫去教了半年书。那就是这年上半年事。

是在他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学生有五六十个，教员却只两人。要上四班人的课，要管那几十个人的背诵，还要兼管理，一天下来，口水也叫干了，脑壳也教闷了，腰部也坐胀了，臀部也坐痛了，精神更萎靡不堪！虽然这半年来不曾受他家庭多少逼迫，但这种生活比他家庭的逼迫还要难过！

他因为受不惯这些痛苦，也或许他认为魔障，曾经屡次试用心理学来克服，他翻开佛经来看，他去坐禅，但这些东西一点也不生效，“无明”的烦恼依然要去搅扰他。

六月间，他的父亲从C城给他写了封信回来，大意是叫他不要再赌气了，还是去住专门学校，学点专门知识，这样才能立足于社会；佛学沮丧青年人的志气，不应接触。——他晓得清泓近来很好佛了。他这时在C城某机关报当主任，所以也勉强可以供给清泓的学费。

清泓正在无路可走，苦闷成一团不得开交，忽然这件事情来触动他的心机，也就立时发现了新的大道。

——还是去住学堂吧，有了专门知识，经济问题总可

以解决了，那时再来講清靜不迟。不然，总是不得清靜的。清泓这样想，又把他的路径改了过来，依然循“現世法”去讀書。

四

訂婚这件事，清泓不曾通知他父亲，到C城去見他父亲以后也不曾提及，因为他父亲是不贊成这种婚姻的。他的宗旨与清泓先前的完全相同，他曾向清泓說，決不干涉清泓的婚姻問題，但还是希望清泓能够覓得一个时新的女子。这项亲事清泓虽然不怕他干涉，但总觉得不好說出来，因为她是一个无学識的乡村女子呀！最后终于披露了，被他父亲发觉了。

九月初，他的妹妹从家中写信来告訴他：

……李家的婚約是七月間签的庚，祖母择定明年正月迎娶。务望吾兄年假早归准备一切。……

这封信恰被他父亲接着，拆閱的时候他正在側边，他父亲看到这节，很憤怒地問着他：

“你真糟糕！你干些甚么？”

清泓却装作不知道般，也假帶几分怒意：

“誰晓得祖母她聞些甚么？原来都說一定要通知我才訂的。”

“你干事总是这样馬馬虎虎的，一点勇气也沒有。这

种女子說来做甚么？”他的父亲仍然带着怒容問他。

清泓这时自觉有些不满意他父亲的話。

——你老人家又是不管家务的，落得我来受累，还怪我不該說，硬是要扯我来担嫌嗎？我还是晓得不管呢。清泓也就不再隱秘了。

“唉！……我何尝願意說这项亲事？这都是受了家庭的累！”

“还有老子在，不晓得你就受了甚么累！难道你不晓得遗传的利害嗎？娶得这种无知无識的愚笨女子，不說家庭間减少了一层天倫的乐趣，生育的后人也要传坏呀！你真太馬虎！太不知利害！这外面有多少好女子啊，你就忙得这样凶！”

“这有甚么办法？还不是算了！反正我是沒有室家观念的，管她好歹如何！”

“这就沒有办法了嗎？写信去退了就是。你就說你要到美国去，十年二十年回来都沒有一定的，叫她另寻高門，免得耽誤了青春。”

他父亲虽然这样說，但清泓总是淡漠的，沒有照他父亲說的去办。他以为到底是要抛弃家庭的，何犯着平地起风波，自惹煩惱。

可是环境終不由他不波动。

这时他父亲的金錢比較寬裕，清泓觉得他的学业前途还很有希望，于是不知不觉地把他好佛的心情——厌世思想，抛之于九霄云外。